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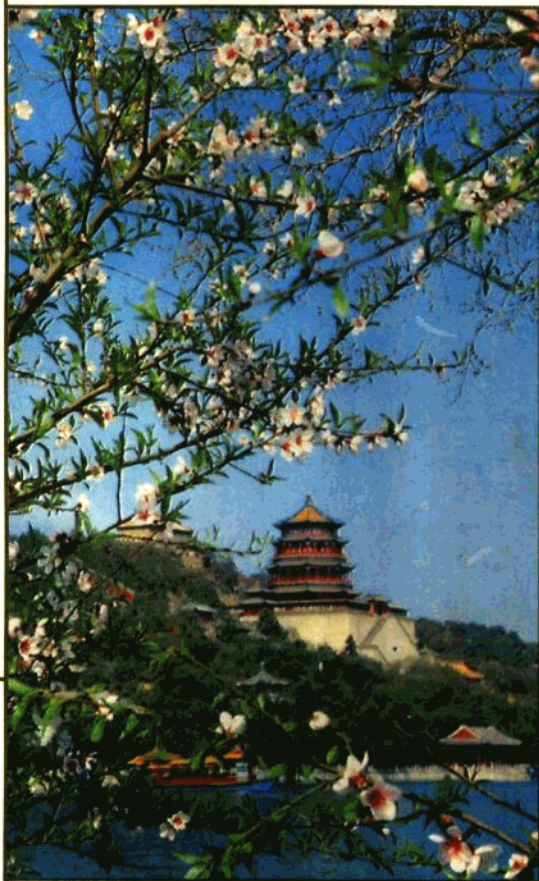
蹇国政 著

YIBEIJI

QIANGUOZHENGZHU



頤北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小传

骞国政，陕西周至人，1941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主要作品有《寸草集》、《前面就是芳草地》、《骞国政散文选》和《王莹》等九部，共计170多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厅长。

自序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父母都是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的农民。自己本来就是秦川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土疙瘩。没想到，造物主无意中却将一颗文学的种籽撒在上面。可惜，我生来并无专事文学的命。大学里虽然学了中文，毕业后却被分配到新闻单位。好在我很快就爱上了自己的职业，成天为新闻报道而四处奔波、伏案劳作，决心当一辈子的编辑记者。

然而，天开文运。最初的那颗种籽却不负土壤雨水的恩惠，在我的心田里悄悄地萌发着，生长着。多年来，使我与文学总是不能相忘，最终便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两栖人”：多半个身子在新闻上，另一少半则给了文学艺术；白天当“官”忙政务，晚上在灯下爬格子。天长日久，我也就习惯了这种半“官”半“文”的生活，而且乐此不疲。多少年下来，也确实有了一些收获，出了六七个集子。当然，这不光是自己的努力，还有前辈、师长、文友们的帮助和支持。这里，让我衷心地道一声：谢谢诸位！

过去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本人之于文学创作，并非稀图那点微薄的稿酬，也无意于去追求那种身外之虚名。而完全是兴之所至，是在寻求一种感情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可是，人常说，心无二用。又要当官，又要写作，这无疑就把自己搞得很苦，日子过得很不松快。家里人和一些好心的朋友曾经劝我，不要再难为自己了，还是“潇洒走一回”吧！然而，要我搁笔却做不到。其实，什么是苦？什么是甜？还不都是自己的一种感觉！那就“跟着感觉走”吧，只要自己感到愉快，苦也是甜。平时紧张一些，“紧”出了收获，那不也是一种潇洒么！而且还是真真正正的潇洒哩！

算了，还是言归正传，说一说《颐北集》的事吧。顾名思义，“颐北”就是“颐和园北面”的缩写。为什么取了这个书名？一则书中有我在颐北那座学苑里一段学习生活的琐记。二则这本集子里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那儿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出来的。这里还要感谢我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处，使我忙里偷闲，几天时间就在南湖这一片青山绿水之间，完成了过去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分书稿。为此，我特地将过去写的一首小诗《南湖，您好》编在篇末，聊表寸心。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近两年，肖云儒、李星、赵俊玠、涂怀章、秋乡、方蔚林、杨锦章等作家、评论家、教授、学者都为我的作品写过评论。这些文章本来都是最好的序文，只因为篇幅较多，只好屈尊编在附录之中，一是感谢这些师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二是给读者提供一把了解本人为文为人的钥匙。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冯牧老的题词，本来是为《前面就是芳草地》而写的，无奈那本集子作为系列丛书，受统一的体例样式所限，未能编入，只好移花接木，放在本书

的扉页。我相信冯牧老知晓了这个内情也是会谅解和乐意的。

我深知，有许多双热情的目光都在期待着这个集子的问世，所以顾不得精雕细刻，就拿了出来。虽属献丑，却出于真诚。虽不能“极天地大观”，却已经“得山水清气”。愿她带着南湖这股清纯之气，为你送去朋友的一颗真心！

1994年10月13日于南湖



自 序.....	1
京华秋韵.....	1
殷殷游子情.....	4
冰心的文心.....	8
平凹琐记	11
最后的纪念	15
山城飞来的小百灵	18
一份深深的歉疚	22
路旁的小书亭	26
大黑狗·相思鸟和猫	30
路啊！路	36
颐北琐记	45
病房小品	64
静静的港湾	67
莺歌燕舞春常在	71

既出情又出新的好戏	78
捧出你的爱心	81
企盼与热望	84
重阳寄语	86
只要耕耘,就有收获	88
广播伴你走向新天地	91
短论二则	95
寄远方	99
神刀张朝堂.....	108
为了大地的丰收.....	133
乐山看佛.....	142
金顶观光.....	144
小三峡,那个碧绿的梦.....	148
夜过西陵峡.....	153
这里没有冬天.....	158
谒北陵.....	163
清城咏史.....	166
洞中银河梦中天.....	168
天下第一馆.....	171
海中天桥.....	174
鹤乡散记.....	176
看海去.....	179
美丽的旅顺口.....	182
南行手记.....	184
美国纪行.....	190
南湖,您好!	273

附 录：

騫的散记！	肖云儒	275
欲以朴实写真挚		
..... 涂怀章	方蔚林	285
匆忙人生的体验、信念与追求		
..... 李	星	291
生活是美好的	赵俊玠	297
心血万笔铸美文	秋 乡	303
心中有只绿鸽子		
..... 秋 乡	杨锦章	307

京 华 秋 韵

天，是这么蓝；云，是这么白；风儿，是这么和爽；花儿，是这么鲜艳……。十月的北京，到处披红挂绿，流光溢彩，呈现出一派热烈的节日景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首都今年的秋天，喜庆的气氛比往年更浓。人们经过长久的期待，在欢度祖国四十三岁华诞的日子里，终于迎来了这个万分重要的时刻。大家惊异地发现，绿树与鲜花簇拥着的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蓝天丽日之下，广场中央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夺目。特别是一向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近日显得更加富丽堂皇。来自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游人们不由得凝神伫立，久久地注视着这座光荣而又神圣的殿堂。就连来回上下班的匆匆过客，也总是要转过身来，向它投去一个热切的企盼。这儿，正在揭开中国乃至世界共运史上更加波澜壮阔的一幕。当今世界，此刻还有什么事件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更加扣人心弦！还有什么地方比北京更令人向往和关注呢！

在这里，人们深切地感到，自从中国人把“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子上以后，一切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从东西长安街到各条大街小巷，直至“三环”、“四环”以外，一幢幢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高层建筑悄然崛起。水泥马路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拓宽着、延伸着……。“你看电视了吗？

二环路已经全部取消了红绿灯！”听得出，这话语除了惊奇而外，更多的还是由衷的高兴。在这收获的季节里，郊区的农民用自己丰收的喜悦，把城里人的菜篮子装得满满、沉甸甸的。农贸市场那灯笼一样火红的柿子实在令人眼馋！一声“来呀！尝尝咱这‘心里美’！”的叫卖，听得人还没来得及品味心里就先美滋滋的。

如今，不论在机关、工厂，还是在胡同、家庭，熟人见面，连寒暄的声调都变成了高八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同学、同志、朋友们聊天，牢骚话似乎少了许多，自豪感却添了不少。虽说还有不少事情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大家心里有了谱：总会好起来的。“你听！连老外都羡慕咱中国‘局势稳定、市场繁荣’哩！”曾几何时，人们气儿顺了，心头那种沉重感也冰释了。连那些一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竟然也收拾打扮起来，急匆匆地走进了人才交流中心。过去两只眼睛只盯着“菜篮子工程”的嫂子、大娘们，忽然也把电视新闻看得那么重要。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每项具体政策，样样她们都想弄个明白。有的人可真有意思，别看忙成那个样子，还有闲心打电话叮嘱家里人，不要忘了给猫儿喂食、给阳台上的花儿浇水。

十四大，犹如一股滚滚春潮，拍击着人们的心海，给首都的秋天带来了春的消息，给人们心里注入了夺取更大丰收的信心和力量。这些天以来，在人们的胸腔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涌动，这就是希冀，这就是信念，这就是藏在心底里的一股巨大的潜能。

旭日东升，行进在长安街上，我清晰地感觉到，人们的脚步比过去更急促了，连汽车似乎也加大了马力。我去探亲

访友，看到他们都很忙，连慢性子的人如今说话办事也是急三火四的。他们开口闭口，都是“我们厂打算如何如何……”，“我们单位准备怎么怎么……”。似乎心里都有一系列的设想和计划，日程表也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忙于学习、传达、部署工作，就是急着谈判、立项、订合同。电视屏幕上的签字、开工仪式真多，节目编辑人员不得不过来个“简讯集纳”。老朋友多年不见，你想和他多谈几句，他却提着嗓门喊道：“老兄，不行啊！十四大开了，企业要走向市场，我们得争分夺秒去闯世界啊！”哦！好我的憨厚而又正统的朋友，你什么时候把时间这样看重过？几十年了，你什么时候说过“闯世界”这样的话？我还要问：什么时候，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把你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呵！一切都变了，而一切又都正在变着。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都在讨论着如何上新台阶的问题。小胡同里保持了多少年的平静也被谁家庆祝开业的鞭炮声打破了。连校园、研究所这些往日平静的港湾也掀起了层层波浪……。在这儿，究竟还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去问圆明园那些残垣断壁吧，它们只是沉默不语。连脚下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感到茫然不可思议。那么，香山的红叶呢？古人不是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名句么！她兴许会给我们透露一些未来的消息。到了那里，登上山顶，举目远眺，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远处，阳光下北京城显得更加金碧辉煌，北京的秋天，更加迷人而富有诗意。

1992 年于北京頤北学苑

原载 1992 年 11 月 19 日《陕西日报》

殷殷游子情

我们的故乡素称金周至。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所以对周至的山水风物、父老乡亲，心里总有着一种绵绵的情意。这些年远离故乡，或是走南闯北，浪迹天涯；或是越洋过海，身处异国，青少年时代发生在故乡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时时刻刻挂在心中，难以忘怀。无论相隔得多么遥远，总是魂绕梦牵着秦岭渭水之间的这片热土。不久前，乡友王安全把他主编的《周至县志》书稿送来审阅，使我们得以先睹为快。这部志书观点正确，特点突出，叙事简洁流畅。所记史实，均有据可稽。可谓熔铸地理、经济、社会等资料于一书。阅读中，目移神游于故乡，情思无限。

周至县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北临渭水，南有秦岭主峰太白山，它以高峻、雄奇、神秘、富饶而著称于世，“太白积雪六月天”历来都被列为关中八景之一。唐天宝年间，大诗人李白（以太白为字），曾登上太白山，写下了雄浑豪放、瑰玮绚烂的《登太白峰》、《古风之五》、《蜀道难》等浪漫诗篇，吟出了“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千古绝唱。太白山上的高山湖泊群亦蔚为壮观，其中四湖银练相连，孕育了黑河源头，泻入千林万壑之中。在黑水峪口，清流划破东西石，群山环抱仙游寺。唐元和年间，大诗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曾在寺中和友人把酒论古，还写出了流传千古的

《长恨歌》。出峪口东行不远处，便是翠竹绿树环围的楼观台，西周时大思想家老子李聃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号称天下第一，他曾在此著《道德五千言》。台内今存篆书《道德经》为该书著名版本之一。由此再往东十余里，就是秦岭第二高峰首阳山，商末周初，伯夷、叔齐曾在山下“采薇而食，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太史公司马迁称其“积仁洁行”。故乡的山山水水使先贤圣哲灵感悟，同时也陶冶了人民的精神情操。

在陕西各县中，金周至素负盛名。勤劳善良的故乡人民世代相沿、流血流汗开发出来的这块地方，北部平原是著名的粮仓，清代乾隆年间曾在这里的常平仓屯粮数十万石，救济过周围各县的灾民。南部山区是矿产和林特产品蕴藏颇丰的宝地，有十六个矿种，其中黄金储量较大。森林资源为全省各县第一。先民们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沃土上，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西汉的马融，曾苦读于仙游石室。唐代的卢纶、岑参、刘长卿等大诗人，长期居住在周至，写出了灿烂的华章。宋代的赵瞻，历经三朝，有著作十一种。元代的肖惟斗，隐居周至学成一代通儒。王重阳隐居南时村悟道，创立了道教全真教派。明代的赵崡，精于书法和金石学，所著的《石墨鏤华》为后世所称道。王三聘辞官归里，著有《古今事物考》，为传世之重要辞书。明代周至戏曲也比较发达，由进士张附翱组织的张家班，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班社，该班的著名女演员王兰卿曾红极一时。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李二曲，自学成才，曾讲学于江南和关中，其著述甚丰，在我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路德以翰林学士入军机部，后辞官回乡从事教育，一时学子

如云，所著的《怪华馆文集》，成为当时许多国家的经典教材。清末民初，著名地理学家刘崑玉，主持中俄勘界，著成西北史地著作十余种。到了当代，周至籍的诗人、作家、教授、学者、政要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周至原为盩厔。古云：山曲为盩，水曲为厔。盩厔山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才人名士，他们又以杰出的成就和贡献来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

我们的故乡还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化积淀，这是人们吸取精神营养的源泉，也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爷爷那永远说不尽的传说故事，母亲哺育婴儿时的童谣，姑娘绣花时所唱的小曲，渭河船工的号子，秦岭厢工的山歌，时时都在我们这些游子的心弦上弹拨。皮影戏高亢、悲壮、苍凉、悠远的弦板腔，木偶剧韵味清越、婉转悦耳的眉户调，自乐班高天流云、雅俗共赏的道情戏，元宵节莲花姑娘清脆悠扬的绣荷包调，还有故乡人闹社火、跑竹马、耍龙灯时锣鼓喧天的雄浑气势，笙笛齐奏的欢快气氛，唢呐入云的高远气韵……，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常常在我们心海里荡漾。其中，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还是故乡人爱看的大戏秦腔。儿时坐在父辈的肩头看戏，台上的白脸奸贼受到惩处时，我们和大人一样高兴；台上忠臣蒙冤受屈，也和大人一起抱打不平。少年时每逢乡间唱大戏，只要得空，便要到台下看个够。五十年代长安书店出版的秦腔小剧本，成了我们课外的重要读物。板胡、二胡也是课余娱乐的伙伴。每次放学回家，野地里有谁扯开嗓子吼起乱弹，也要凝神驻足听上几句。正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使我们和秦腔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在中学时就积极参加了学校文工团的演出，并自己动手画布景、作道具，当时学校排演的大戏有《血泪仇》、《两颗铃》等等。我们虽

然长期在外从事文化新闻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新颖活泼的文艺节目，但心灵深处仍然忘不了家乡的秦腔戏。一听到秦腔音乐，就像回到家乡吃酸汤大面、哨子搅团一样的有滋有味。回首过去，正是故乡的民间文化哺育我们走上了文学之路。每每想起这些，心头便涌起一股殷殷的感激之情。

故乡时时牵着重游子心。近十年间，周至的粮油高产，林果丰收，刺绣品远销海内外；变压器、飞雪纸、醪糟罐头等工业产品相继获奖；开发猕猴桃产品、建设万亩方田；总投资三千万元的现代化养禽场的兴建；楼观台、太白山旅游景点的开发等等消息陆续见诸报端，我们的内心都非常高兴。藉着县志出版的机会，我们衷心祝愿故乡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在新的时代续写出新的历史篇章。是为序，谨祝新修《周至县志》的出版发行。

（此文系作者与周明共同为新编

《周至县志》所写的序）

曾发表于1993年5月28日《陕西日报》

和同年6月24日《光明日报》、

9月16日《人民日报》



冰 心 的 文 心

1989年4月初，我作为陕西电视台台长，应大阪读卖电视台台长青山行雄先生之邀，准备出访日本，参加他们开局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从北京出境之前，9日上午，我去拜访《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周明，他告诉我，陕西画家罗国士要在首都举办画展，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开得很好，习仲勋、马文瑞及首都新闻界负责同志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据说在美术馆举办的多次画展中从来还没有开过这种规模和层次的发布会。这当然都是老周的功劳。不然，人们为啥叫他文学界的“基辛格”呢！

从周明家里出来，我们到中国作家协会宿舍楼北边的一家招待所去找老罗。他很高兴，听说我要去日本，马上取出几本他新出版的画册和三幅画送给我。我正在兴奋地欣赏老罗画的月季花，周至仙游寺文管所的王殿斌突然闪了进来，他取出一幅冰心题词的复印件，展开让我看。上面写着：“散文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题词是写在一页信笺上的，字迹潇洒流畅，神飞韵逸，而且柔中有刚，笔力十分遒劲，简直不像一位八十九岁高龄老人的手笔。我拿起题词仔细端详着，心里又激动又高兴。

这幅题词是为“陕西作家散文丛书”题写的。还在1988年秋天的时候，当时身为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的李

沙铃同志，和我都很热爱文学创作，尤其喜欢写散文。他和我商量，想出一套“陕西作家散文丛书”。那时候，社会上流行通俗文学，有一些格调低下的黄色书刊也趁机充斥了书摊，而纯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反而很不景气。我们很为这种现象而忧虑，都为文学书籍的这种冷遇抱不平，决心推出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的散文丛书，有意要打破一下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为散文的振兴做一些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工作。主意拿定后，他先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峰联系出版事宜，同时由我负责筹集出版经费。为了搞赞助，李部长还亲自和我跑到咸阳等地去做工作。为了不误出版时间，又请来华岳文艺出版社的青年编辑朱鸿负责联系作家、收集稿件。当时，计划第一批先出十几本，有胡采、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李沙铃、毛琦等老作家的作品集，也有贾平凹、和谷、朱鸿等青年作家的，中年作家有李天芳、刘成章和我等人的。

待准备工作有了眉目后，李沙铃和我商量，想请著名作家冰心老人为丛书写一篇短序。我们考虑的结果，这事只有请周明帮忙才行。因为我和周明都是周至人，又很熟，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先给周明写了一封信。他立即回信，愿意全力协助。并要我把这套丛书的出版宗旨、作家及作品简况写一个材料给他。于是我又给他写了第二封信。过了一段时间，周明给我打电话说，冰心老人年事太高，写序确有困难，问我咋办？我便提出，请老作家给我们的丛书题个词，将来印在每本书的扉页上。老周在电话里连连说道：“好，好，这个主意好！”随后，周明又去做工作。其间我们还联系过两次。终于在1989年4月初，他给我打电话说，冰